

回忆吴昌硕先生

于非闇等 著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回忆吴昌硕先生

于非闇等 著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忆吴昌硕先生 / 于非闇等著. — 杭州 :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340-6414-2

I. ①回… II. ①于… III. ①吴昌硕 (1844-1927) — 纪念文集 IV. ①K825.7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16595号

回忆吴昌硕先生

于非闇等 著

责任编辑 霍西胜
责任校对 余雅汝
装帧设计 吕逸尔
责任印制 陈柏荣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网 址 <http://mss.zjcb.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制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下城教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张 2.875
字 数 48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40-6414-2
定 价 28.00元

如发现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出版说明

吴昌硕（1844—1927），名俊卿，字昌硕，亦署仓硕、苍石，别号缶庐、老苍、苦铁、大聋、石尊者、破荷亭长等，浙江安吉（今属湖州）人。工诗词，善书法、绘画，精篆刻。其书朴茂雄健，得法于《石鼓文》。其画以花卉为最著，间作山水。以篆籀笔法画梅、竹、菊、石等，笔墨老辣，苍劲深厚，富有金石气。篆刻作品刀法猛利，气势宽宏，具有汉印雄健风貌。因以诗、书、画、印集于一身，故其亦被称为是“文人画最后的高峰”。

民国十六年（1927），吴昌硕在上海寓所逝世，消息一出即引起艺坛轰动。随后几年内，全国各大报刊相继出现了不少纪念文章，这些文章或考证吴氏生平之事迹，或回忆与吴氏之交游，或评价吴氏艺事之价值，在今天看来犹不失其价值。我们从中选辑了部分与吴氏艺术相关的文章，予以整理出版。书中所选文章，具体包括了王个移的《吴昌硕先生绘事丛录》、沈曾迈的《论吴缶庐论书琐闻》、陆丹林的《吴昌硕与齐白石》、于非闇的《谈吴昌硕的绘画》以及潘天寿的《回忆吴昌硕先生》等八篇。这些文章的作者不但多与吴氏交往颇深，而且不少人对艺术研究有素。因此，尽管本书

所收多为浅浅短章，却对于研究吴氏艺术思想、艺术创作手法极有意义。

书中选录的文章，大体上以在报刊杂志发表时间先后为序。在文字整理的同时，我们还随文插配了相关的图片，以便于读者的研读。因文章多选自报刊杂志，文字质量难称精良；且编者水平有限，时间亦复仓促，书中讹误在所难免，恳望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二〇一八年四月

目 录

吴昌硕先生·····	眉山	1
一·····		1
二·····		4
三·····		6
吴昌硕先生绘事丛录·····	王个簃	7
记吴缶庐论书琐闻·····	沈曾迈	15
吴昌硕评传·····	泽 人	23
引 言·····		23
生 平·····		26
批 评·····		29
吴昌硕印象记·····	野 竹	37
吴昌硕与齐白石·····	陆丹林	44
谈吴昌硕的绘画·····	于非闇	64
回忆吴昌硕先生·····	潘天寿	72

吴昌硕先生

眉山

一

可以震惊全世界的宏伟的吴昌硕，生于前清道光二十二年（即西历 1843 年）八月一日浙江省的民情质朴的安吉县。他的曾祖芳南隐居不仕，祖父渊和他的父亲辛甲、世父开甲都举于乡，因之，他在童年就与文学接触。当他的童年时候的世界，正值洪杨的叛乱，所以他就无心于仕进。到了壮年的时候，他偶然得了一个小官职住于吴中。积劳资直隶州知州，曾任安东县，不过一个月的样子便去了官职回来过他的美化的生活。他对于宦途的感不到兴味，我们由此可以约略想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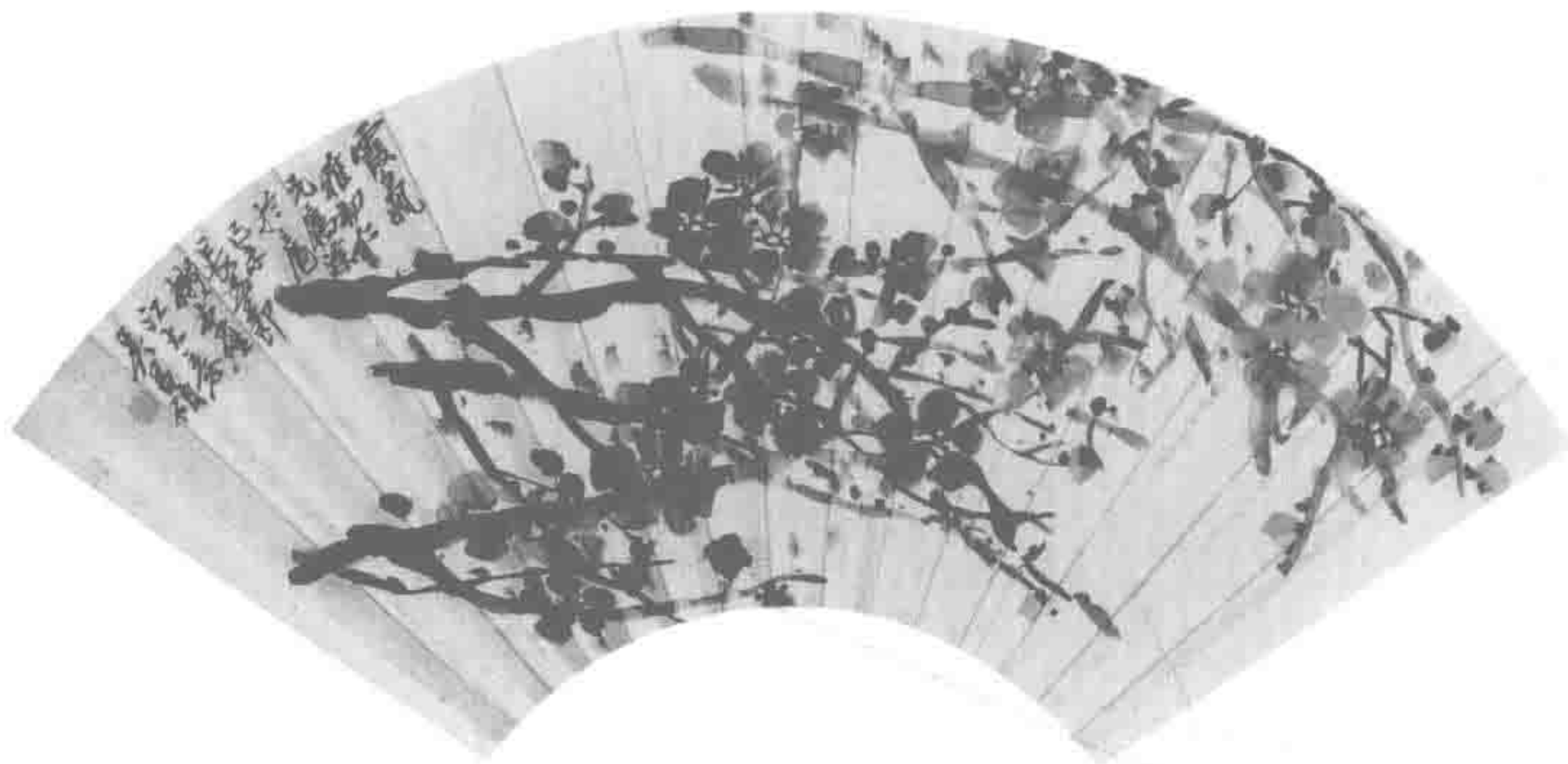
他的署名非常之多，字仓硕，名俊卿，一名俊。中年以后以字行，有时也常署作昌硕或仓石的。他又号缶庐、老缶、苦铁、败荷、大聋等等的别名，所以和他相识的也有称他作缶庐或苦铁的。

他是一个中等身材的人。颜面丰腴和蔼可亲，眼睛小小

的，须只有稀疏的几茎。他的生活非常俭约，起居饮食也都有节制，所以他虽然一年一年地老去，到了六七十岁而鬓间没有白发，步履却仍然康强，不像已经有如此大的年纪的人。他又自称是个聋子，所以有大聋的别号。其实他并不是一个真的聋子。有一个友人曾经戏问他：“何以自称聋子，其中有所寄托吗？”他便笑着点一点他的头，似乎表示其中确有深意。他是一个健谈者，语多谐妙，尤其遇着他所欢喜的友人的时候。他曾守过山海关，当中日之役，清朝的军队败退之后，朝臣竟没有敢上前援助的，他那时恰巧旅居北京，听得这个消息便愤然愿往，于是率领从骑数人，驰赴山海关，预备据险以守，然而过了十多日，也不见一个日本的兵卒来犯，他便安然地重回北京。

他年少的时候住在安吉，年壮的时候曾居苏州及北京等处，其后客居上海。他与杨岷（藐翁）、任颐（伯年）、吴山（瘦绿）、施浴升（旭升）、施补华（均甫）、谭献（仲修）、吴云（退楼）、吴大澂（濞斋）、潘祖荫（郑斋）、陆恢（廉夫）、胡公寿诸人做探讨的朋友，他们都是当时东南的画坛上的雄彦。其中杨岷与任颐他最为景仰，因之便拜他们二人为老师。

他初娶章氏，咸丰十年因兵灾，与他的老母万夫人及弟妹等在安吉被难，后娶施姓女为妻，生男三人，颇能继父风；生女一人，工隶书。



吴昌硕《红梅》扇面

他的初年是以篆刻驰名于世，晚更肆力于书画。他对于文艺有很深的嗜好，所以他的作品都有独到之处。他的书法虽则师承猎碣，但也略受邓石如的影响，所以常有苍石而鲜艳，飘逸的笔致匀洒于洁白的宣纸之上。隶、真、狂草各体大都以篆籀为根柢的。他的绘画最著名的当推松、梅、兰、石，及菊、竹、杂卉之类，有时也作山水和佛像等，仍然自有一种风格，而不同凡俗。关于绘画，影响他最有力的要算是八大山人和大涤子二人，金冬心、黄小松、高且园、李复堂、吴让之、赵搢叔诸人，形成他那新奇的风格，他们实在也有相当的影响。他的对于篆刻的研习，实在要算最深的了。当他作印的时候，常用钝而粗大的刀，分朱布白，结字构体，竟具有秦汉的印鉢的古朴苍老，而兼有妩媚的婀娜的丰韵。

就是浙派大师丁龙泓氏亦难与匹敌。除此以外，他也努力于诗歌，简洁精练，另有一种难以譬喻的妙处，他虽不常作文，然而他的题记或跋语，常常下笔数千言，纚纚可诵。

二

我国现代的画坛，是从萎靡的、衰颓的工笔画进而为富有诗趣的、新兴的写意画，这个趋向，非常可以使我们乐观的，因为他将摆脱那陈旧不堪的古套而创出新的大路来；说虽如此，但一方面却并不尽是乐观，因为这个趋向，有一部分的作家往往视新兴的画派为容易办到的事情，于是粗制滥造，失去了昔日的一种雄建、结实、有力量的神韵，遂趋于摹仿、抄袭的一途。这实在不得不使我们暂时离开乐观而为之担心了。如果要检查何以致此的原因，这非常简单，不外乎一般作家为了生活的紧张而把未成熟的或粗滥的东西贡献出来所致。然而另一部分却值得我们注意了，别样不必说，其中先有了一个可以说是这个时期的柱石或者可以说是这个时期的灵魂。他的笔尖可以挑起昨日的萎靡衰颓的画坛而有余，这个人就是逝于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吴昌硕。他的生平已如上述，他实在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艺术家。

他在现今的画坛上可以说是没有敌手的了，除开已故的陈师曾先生和现在的王一亭先生之外。他有使得画坛长出新



吴昌硕《牡丹水仙图》

苗的神力。他的作风不但跳出一切的桎梏，而常常无忌的显露着一种新的形以及新的线、色，所以他的作品永远是吸引人的磁石，使观者都倒入他的憧憬之中。他同样运用着我国绘画上所独有的、特殊的线和色，但总是凌迫得一般作家统统褪色，甚而至于暗淡。

吴昌硕可说是东方的塞尚奴（Paul Cézanne），塞尚奴的对于事物的观察非常犀利，笔墨的运用常含着泼辣的风味，一望仿佛是粗浅的作品，然而其中却可以找出无数深沉的笔触来，一望仿佛是幼稚的东西，然而他却是极其成熟的东西。塞尚奴是如此，他也是如此，所以他确乎是一个东方的塞尚奴而使你不必再有怀疑。

三

所以，吴昌硕对于我国的绘画的发展新方向，他是有力的一人，此后我国的绘画将要形成健全的艺术了，此后我国的绘画将为世界的唯一的绘画了，我们都应服从着他的指引，而向这条康庄大路上进行，勿再迟疑。

一九二八、七、一九，于莫名屋。

（《开明》〔上海〕，1928年第1卷第4期）

吴昌硕先生绘事丛录

王个簃

吴昌硕先生，生有异禀，八岁能为骈语。甫冠，彻书史。所居为安吉鄞吴邨，峰峦环匝，竹木萧森，俯仰其际，辄生遐想。既一发于诗，复衍为图，先生绘事之兴趣，实肇端于此。

年十八，丁洪杨之变，盗贼蠭起，岁歉不得食，遁穷崖幽谷中，先后三稔，几死者数。乱定返邨，邨人死徙殆尽。先生至是穷益甚，而志益坚，乃更博涉典坟，穿穴今古。尝徒步百里外，与名宿施旭臣质疑问难，风雨往还毋间。既复肆意金石之学，力求骏质，不务纤巧。于是落笔纵横疏宕，有大家风，是可以见先生问学根柢，全从艰难困苦中出，故于绘事造诣，遂轶众伦也。

二十许，携一篋北游，所至争相延揽。吴中士大夫，如吴清卿、吴平斋、潘伯寅、金铁老辈，莫不重其学行。交游既博，闻见益多，先代名迹，无不历览。于是于山水而外，进研花卉果实之属。先生尝曰：“余三十后始学为画。”谓前此所为，尚未勤也。

先生既溥心绘画，与一时作手相酬酢，胡公寿尝语先生

曰：“君嗜画苦迟。”任伯年则曰：“胸中有才华，笔底有气韵，何虑迟为！”杨见山亦云：“画不从画出，而造基于诗文金石，积水厚力，能负大舟，是知参上乘禅者也。”并时有金心兰，以画梅名一世，见先生画中疏枝清冷，辄援毫涂改曰：“必如是，方中格度。”然窥先生之意，颇欲独辟畦町，力空依傍，尝引朋好之言自励也。

先生与杨见山、任伯年踪迹尤密，每有所作，必邀任伯年评鹭，而杨见山辄题诗相称美。先生尝言任伯年意气萧散，为人作画，有涉数稔不报者，见先生至，辄欢然道古，款留竟日，兴到掷笔，举以相赠。然家人颇不乐宾从，妨其时日。任有岳母，恒坐牖侧，事针黹，见客至，则双目从黉黠上睬人，若有不豫然。然先生曾不为之止足也。

先生作画不拘派别，凡古代名作，率细心玩索，采撷精英，其构局傅色，用笔之有深嗜者，尝刻意求之，究其玄不泥其迹，故含情幽邃，取境虚灵，非所谓领略古法生新奇者欤！至其画中有诗，尤其是难能可贵，沈寐叟言先生“胸蟠万怪”，岂虚誉哉！

所作花卉，用笔苍劲秀逸，略似青藤白阳，而古拙深厚之度，则更溯元宋而上，迄于武梁祠画像，变化之神妙，更非专事绘画者所可几及。其题署尝曰师陈玉几、李复堂、吴让之、张孟皋，盖偶涉其趣而已，非真举一切而效之。或有



吴昌硕《兰石图轴》



吴昌硕《十二洞天梅花册》之五

指一画而语先生曰：“是不曰师某！”窃谓某无此精撰也。先生笑曰：“我意偶寓于此尔。”亦可以见先生之不自衒其能矣。

先生作画之先，无所构思，辄引觞兀坐，摊卷豪吟，兴酣伸纸，顷刻尽十余帧不倦，然或累数日不作一画。尝曰：“画随兴至，非若机械之能按时效绩也。”故境界高旷，不与人同，所谓寓有法于无法，而其法恒超乎象外，与古所云胸有成竹者不类，殆纯合胸襟书卷，植本养机，以成其趣，正与论诗所云妙在可解而不可解，使人于能不能之间求之。

其构思既不与人同矣，而用笔又长于控纵，简而劲，秀而润，偶参篆籀古隶笔法，气势雄沉，格力高浑，人或叩其用笔之方，则曰：“我作画数十年，未尝琐琐求之。”盖指肘神于变化，不期然而然，殊非断断于点画转折间以自得者所可同日语也。

用墨则干湿并施，浓淡悉任自然，故其气韵清妍沉郁，深得古人所称“润含春雨，燥裂秋风”之妙，而垢中见净，净中蕴垢处，尤非寻常辈所测其趣也。

傅色不趋时尚，独以古艳为主，一花一叶，必有微细之研讨；色与色有呼应，有主衬，一色之中，变化繁多，不重粉以为丽，独调墨而增妍；淡点浮光，浓痕翳荫，一扫前人俚鄙平滞之习。余若点苔钩筋，着蒂写心，要皆视地位运用，